

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

娜 娜

[法] 左 拉 原著

陆星儿 缩写

华夏出版社





娜 娜

→ [法] 左 拉 原著
陆星儿 缩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娜娜/(法)左拉(Zola,E.)著;陆星儿缩写.-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3.10

(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)

ISBN 7-5080-3268-3

I. 娜… II. ①左… ②陆… III. 长篇小说-法国-近代-缩写本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8711 号

责任编辑:许 婷 赵晓燕 韩 平
安 慧 友 葵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730×988 1/32 开本 6.75 印张 118 千字 2 插页
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定价:8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作品内容提要

法国 19 世纪著名作家左拉的名篇。作品通过一个名噪一时的妓女娜娜的不幸遭遇和悲惨命运，揭露并鞭挞贵族资产阶级的荒淫无耻和虚伪堕落，反映了拿破仑二世时代法国的社会现实。

1

已是晚上九点，万象剧院的剧场里还是空空的，只在池座的前排，有几个人安安静静地等着。煤气大吊灯昏昏的，笼罩着紫红丝绒的大幕，幕后没有开脚灯，台前零落地放着乐队的空乐架。每隔几分钟，女招待就出现一次，手里拿着戏票，领着一位位先生和太太，匆匆忙忙地找座位。

有两个青年站在池座的前排，眼睛向剧场四处慢慢地瞟。

“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，艾克多尔，我们来得太早。”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是高个子，留一小撮八字胡，他大声说，“太早了。”

“广告上说九点开演的。”艾克多尔瘦长的脸上流露出一不悦的神色，“今天早晨，他们一位演员还和我打赌，说他们一定准时开演。”

他们俩沉默一会儿，抬头看高处昏暗的包厢。包厢糊着绿色的壁纸，茫茫一片，只有一位肥胖的妇女，呆呆地靠在栏杆上。

“今天这出戏《金发的爱神》，一定会很轰动的。这个剧院的经理包尔德那夫很懂得经营，把这出戏一直留到开博览会期间才上演。”高个子名叫浮式瑞，在报馆当记者，消息灵通，“那个新明星娜娜，就是扮演爱神的。从今天一早起，大家就来缠着

我打听娜娜，左一个问娜娜，右一个问娜娜。可我一无所知。娜娜是包尔德那夫创造的一个新花样。一定是个漂亮的东西。”他又说，“我们到楼下去，会遇到包尔德那夫，他会把详情告诉我们的。”

楼下是大厅，地上铺着大理石。观众开始涌来了，一小群一小群地登上大厅的双路楼梯。大厅的四壁灰白，有一些第一帝国时代的装饰，还有一些金黄色的广告，展贴得高高的很耀眼，上面用黑色的大字写着“娜娜”的名字。有一些男人仿佛粘在了广告前目不转睛。售票处的小屋里，坐着个大块头男人，脸宽大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说话粗声大气的。

“经理先生在那里。”浮式瑞指着售票处说。

“喂，记者先生，”包尔德那夫老远地喊叫道，“你给我发表的短评呢？早晨我打开《费加罗报》一看，嘿，连一个字都没有。”

“你听我说，我得认识了你的娜娜，才能够谈论她呀。”浮式瑞回答，又向经理先生介绍了他的表弟。

“经理先生，听说，娜娜有一副绝妙的嗓音。”艾克多尔深深地打量包尔德那夫，他属于那种喜欢拍大腿又具有警察精神的讽刺者。

“娜娜吗？”经理先生两肩一耸，“那简直是一根水枪的声音！”

“可是都说她是第一流的演员。”

“第一流？她到台上连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。”

“我亲爱的朋友，你别尽说这样的话，假如你的娜娜真的不会演不会唱，你不就失策了吗？或者说，是做错事了。”

“做错事了？不，”经理先生喊叫起来，“一个女人，难道必须懂得演懂得唱才行吗？喂，我的小鸡，你太笨了。娜娜自有她的长处，这个长处抵得过你们的一切本领，我早用鼻子闻出来了。这长处她一定能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你们信不信？等一会儿看看吧。我敢保证全场的注意力都在她身上。”他举起两只粗大的手，热诚地发抖。接着，他又放低声音好像自言自语：“没错，她将来一定很了不起。她会使我的事业不断兴旺的。看她的容貌和皮肤……”他的措辞有些粗鲁。原来，他和娜娜亲昵过，但是，他从来不让一个女人妨碍他太久，所以，他宁愿把她让给观众欣赏。可娜娜的登台，使原有的明星洛丝很愤怒，整天嚷嚷辞职来威胁他。又为广告上名字的排列闹得翻天覆地。天哪，对付这样两个女人，够他受的，他只能摆平了，否则，日子就没法维持，因为，他得靠她们卖钱。

从剧院飞檐上照下的一列瓦斯灯的光亮，把门前的路和路旁的树照耀得辉煌。有许多人就站在这片光亮下抽烟、闲聊，灯光把他们缩短了的黑影，在地面上照出剪影。一个身高肩宽方头方脑的男人，

胳膊上拖着银行家史坦那，这是个矮胖的男人，大腹便便，一张团团脸。

“怎么样，你昨天在我办公室里见到的就是她。”经理对银行家说。

“啊，我猜到是她。”银行家有些激动。

拖着银行家的是米宁，他是女明星洛丝的丈夫，此刻，他闭着眼，神经地旋转他手指上一枚大钻石戒指。他明白他们在谈论娜娜。

人越来越多，在一片嗡嗡声中，时时传出娜娜的名字，那个名字很动听，像唱歌一样悦耳。有几个男人大声地把这个名字拼读出来，并且一遍一遍地读，那么顺口，还有一种愉快之感，虽然，没有人认得娜娜，可出于好奇，巴黎人都想看一看这个女人。经理先生看到观众的情绪已被煽燃起来，心里暗暗狂喜，一溜烟地不见了。这时，米宁看到一个青年进来，悄悄地对人说：“娜娜的情人来了。”

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注视他。他是个漂亮的男子，曾经为追求女人挥金如土，现在混在交易所里，也还是为弄钱讨好女人。他叫达戈奈。

由于开幕迟了，人心的向往更加急切，大厅的四壁之间，娜娜的名字，回响得更加高昂。“娜娜，喔哟，娜娜！”人们拥挤着呼唤着。在一阵轰轰的喧哗声中，突然，预告开幕的铃声响了。

剧场里，水晶的大吊灯通明透亮放射出黄色和玫瑰色的火焰，还伴有嘶嘶的响声。台口的脚灯也

亮了，把前幕照出富丽的色彩。乐队在调着乐器的弦索，一会儿是笛子清脆的颤动声，一会儿是号角窒息呜咽，一会儿又是小提琴婉转的低吟。一排排的座位渐渐坐满了。米宁和史坦那同在一个底层的包厢里，达戈奈在浮式瑞表兄弟俩的前两排，紧挨着他的是个少年，大约十六七岁，很像一个逃学的中学生，两只睁大的眼睛美丽得像小天使。

这时，乐队指挥举起小提琴的弓子，乐队奏起了序曲。仍然有人在往里进，全巴黎的头面人物都到了，文艺界、经济界，记者、作家，还有做证券交易的商人，以及交际花之类的女人。这是一个特殊的混合的世界。

《金发的爱神》第一幕的剧情，是古希腊的一个故事，布景是用纸板画的奥林巴士山，台左摆着大神的宝座。最先出场的是虹神和酒神，由一群天上的侍从簇拥着，他们合唱着。不一会儿，剧场里传出身体轻轻移动的沙沙声，装扮月神的洛丝上场了，她又黑又瘦，属于那种流浪巴黎街头的丑陋却可爱的一类，有特殊的迷人之处。她一上场，就唱着离奇的歌，歌词的内容都是埋怨战神的，因为，战神为陪伴爱神而把她抛弃了。她的歌清爽传神，使观众的心立刻温暖起来。而上场的战神很滑稽，头上插一大撮羽毛，佩带的剑长得伸到肩上。他对月神厌倦了，所以，月神发誓要报仇。他们有一段二重唱，战神滑稽的尖锐声，像大熊猫在吼叫，把包厢里的女

人都刺激得发出尖锐的笑声。

接下去的戏有点沉闷，观众有点不耐烦了，台下浮起一片不安的躁动。戏实在太冗长，整整一场都是大神在召开的众神会议，这个会议好像总也开不完。观众的情绪冷了下来，闲谈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娜娜怎么还不出场？这个娜娜，简直要把人等死了。

而就在这时，台边的云裂开了，爱神出现。娜娜穿着女神的白长衫，金黄的头发披散在肩上，脚步轻盈地走到台口，向观众问候，微微一笑，便唱起一段伟丽的小曲：

当爱神在黄昏里徘徊的时候，

她唱得有点不搭调，确像一支水枪，而且，身子摇来摇去，姿态既不舒服又不雅观。有人吹起口哨，但也有人用极大的自信力喊道：

“太漂亮了！”

喊叫的就是那个似是逃学的学生，他眼睛瞪圆了，脸烧得火热。一些戴白手套的年轻的绅士们，被娜娜的体形和线条迷住，身子往椅背上一靠，大声喝彩：

“好，好哇！”

娜娜被观众们笑得感动，也大笑起来。虽然，她演唱得不好，但她很讨人喜欢，只要她微微一笑，嘴

角就旋出两个小酒窝，真让人怜爱。她向乐队指挥一摆手，开始唱第二句，

踏过子夜而去的，
是金发的女神——

她的嗓音还是那样酸涩，但有点圆熟了。她总是微笑，小红嘴上方那一对淳蓝的大眼睛亮得发光。她身子仍然摇摆，观众却不再认为难看。在她唱到高音时声音有点枯竭了，但她毫不慌张，把大腿往上一踢，透明的宽裙形成一个圆圆的轮廓，然后，她张开胳膊，身体弯曲地后倾，胸前丰满的乳房一上一下地耸动。这时，喝声四起，并响起狂热的掌声。

这一幕结束，观众们在一排排座位之间交换着意见。一个批评家认为这是胡闹，要给予严厉的批评。可多数人持肯定的态度，大家谈得最多的是娜娜。

“我一定见过她，好像是在卡西诺俱乐部，她喝醉了，让人扶着。”史坦那大声说。

“我也遇到过她，不记得了，哦，也许是在特里贡台基。”浮式瑞笑着说。

“太妙了，这是个多么肮脏的地方。”米宁似乎激怒了，“观众对舞台上出现这么一个娼妓，还给予这样的热情，不成体统，我得禁止我的洛丝上台了。”

楼梯上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怪声怪腔地喊道，“她这只鸡不瘦，里面一定有货色。”

甬道里两个青年在争辩，一个说：“下贱，下贱！”一个说：“出色，出色！”但他们谁也不做解释。

浮式瑞走到阳台上，看到一个青年孤独地倚在栏杆上吸烟，黑暗中烟头通红。

“达戈奈，你在这儿干吗？我可知道，看初演你从来不离开座位的。”

“我想抽烟，你看。”

“你对这个新上台的女演员有什么评价？我听到的议论可不妙啊！”浮式瑞故意说，为了让对方为难。

“无论别人说什么，对她都不会有影响。”达戈奈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对娜娜的评价。

铃声又响了。观众们都以畅快的心情坐回原座。

第二幕的布景很奇特。那是在“黑球”城外的近郊，举行礼拜二忏悔舞会，化妆跳舞的人们唱着合唱，踢着脚跟伴奏。把歌剧的咏叹调穿插到这里，使人意外，于是，大家兴奋地要求再唱一遍。这个神仙歌咏队，是在尘世间进行调查工作的，却被虹神领到这个集会里来了，并且都做了装扮，大神把短裤翻过来穿，头上戴一顶锡制的大王冠；日神扮作御者；女神化装成奶妈；战神穿一件荒谬的制服，像个海军大将。他们一上台，就引起一阵哄堂大笑。从这

时候起，这出戏平安度过了危险期，还大有成功的希望。而这个众神的化妆舞会，是对整个宗教和诗歌世界的嘲弄，亵渎神圣的狂热，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践踏在脚下。那个大神忽然爱上一个洗衣服的小女孩，跳起疯狂的淫舞，而海神身边围坐着七八个女人，她们喂他吃糕点，说些热切的隐语，那些隐语里都有下流的意思。戏在胡闹中发展着，最后爱神出现，她化装成一个渔妇，头上扎一块手巾，胸部罩着两大块金色的装饰，很触目。娜娜皮肤那么白嫩，身材那么丰满，两片嘴唇又充满诱惑，立刻征服了全场，大家把洛丝遗忘了。从第二幕起直到结束，娜娜无论怎样表演，即使唱得走调，但只要她随便一笑或做出踢脚的动作，观众的热情就会如火如荼。而整个音乐似乎也是专为配合她低哑的嗓音——嘶吼管乐，号角的喘息，以及小笛子玩笑似的震颤，都让人联想到去广场赶集的音乐。第二幕结尾，奏起加普罗舞曲，大神摘下王冠宣布说：世间的女子个个都是可爱的，过错都在男人。幕落时，一片叫好的狂风暴雨。

“必须去问候莫法伯爵夫人。”艾克多尔说。

“你要给我介绍介绍。走，我们一起下楼。”浮式瑞回答。

但是，他们很难走到楼上的包厢去，甬道里非常拥挤，必须缩小自己，侧着身走。汪德尔夫伯爵听说他们表兄弟俩要去问候莫法夫妇，指着七号包

厢，又附在记者的耳边悄悄说：

“这个娜娜，就是我们在普罗汪斯街角看到的那个野鸡吧？”

“没错，我说见过她的么。”

艾克多尔把表兄介绍给莫法伯爵，伯爵很冷淡。不过，伯爵夫人一听见浮式瑞这个名字便抬起手，用得体的口气恭维这位记者在《费加罗报》上所发表的文章。接着，他们又谈到了环球博览会。

“那场面一定非常好看。”伯爵的脸四四方方平平板板，保持着严肃的神情。

“我今天刚去看过，真是了不起。”浮式瑞兴高采烈地讲述他一天的采访，如何在那个仍在建筑中的水族馆泡了一整天。

“据说，可能会延期，那里混乱得一塌糊涂。”艾克多尔说。

“一定会准时开幕的。这是皇上的命令。”伯爵严厉地说。

他们的谈话始终没提娜娜。莫法伯爵太严肃了，好像在参加立法会议。伯爵只解释，他来看戏，是因为他的岳父喜欢戏剧。这时，伯爵夫人邀请大家下礼拜二去她家聚会。

“我们等你来。”夫人又特别地约了浮式瑞。

浮式瑞向夫人鞠躬告辞。

而没等看完最后一幕，米宁已把史坦那拉到万象咖啡馆去了。咖啡馆里，大理石面的桌子已坐满

了人。史坦那坐进第一道沙龙，这个小单间有一堵墙敞开着面对大街，正巧见浮式瑞表兄弟俩走过，银行家便招呼他们进来一起坐坐。

“陪我们一块儿喝杯啤酒吧。”银行家心里又闪过一个念头，给娜娜抛一个花球。他把咖啡馆的一个茶房叫来了。但是，坐在一旁的米宁用眼睛盯着他，把他看慌了，就有些吞吞吐吐的，“去买两个花球，送给那两个女招待，每人送一个。这主意不错吧？”

在沙龙的角落里，坐着个女孩子，她两肩靠在身后的镜框上，一动不动，对着面前已经喝空的玻璃杯发呆。她有一头金发天然卷曲，一对眼睛柔媚、天真。

“喂，莎丹在这里。”浮式瑞一眼看到她就说，并扬起声，“你在那里干嘛？”

“闲着。”莎丹仍一动不动。

四个男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在他们眼里，她是那种可以被逗来寻开心的女人。

两位表兄弟把啤酒喝完，又进了剧场。走过前排，达戈奈正向他们微笑。娜娜获得了成功，他就不必再掩掩藏藏了。在幕间休息时，他已接受了很多贺词。坐在他旁边那个逃学的学生，没有离开座位，好像沉浸在如醉如痴的境界。他满脸涨得通红，两只手套在手上脱下来又戴上去。他壮着胆子问达戈奈：

“请原谅，我想问点事情，演爱神的那位太太，你认识吗？”

“是的，有点认识。”达戈奈感到惊讶，含含糊糊地回答。

“那么，你知道她住在哪里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达戈奈很冷淡，说完转过身去了。

第三幕又开演。这一幕的布景，是爱特那山的一个岩洞，很空旷，像一座银矿，四周都闪烁着银币那样的光辉。背景是火神的铸炉，在熊熊燃烧。戏一开始，爱神和战神幽会。爱神出现了，一种愉快的气氛立刻感染了整个剧场。娜娜赤裸裸地披着一块细纱，浑圆的肩膀下，高耸着健壮的乳房，宽大的臀部摆来摆去的充满诱惑力。台下没有掌声没有笑声。男人们的身子都往前倾，一张张脸都是很郑重其事的。而台上这个女人又像一个跳跃不定的孩子，不断地激发人渴望的念头，她带给人性的妄想，把一扇不可知的大门打开了。

“我的天哪！”浮式瑞轻轻惊叹一声。

接下去的戏更精彩，战神一方面享受月神的娇宠，一方面又受着爱神的哄媚，更加兴致勃勃，不断做出快活的表情。而爱神灼热的诱惑，使全场迷离心醉。可这时，月神暴怒地出场了，跟在她身后的是火神，拿一张铁丝编成的法网，灵巧地旋转，就把爱神和战神一齐罩在网里，捆得他们一动也不能动，

一直保持一对情人调情时快活的姿势。

座位上赞叹声四起，有人拍手，有人高高地举起望远镜瞄准爱神。娜娜把观众彻底俘虏了。因为，从她身上飞出的一道光波，足以吹起性欲的火焰。她统治了所有的男人。男人们一个个都弯下了背，浑身颤动，像有一根小提琴的弓子刚从他们身上拉过去。浮式瑞看看身边那个逃学的学生，已冲动得离开座位。他又好奇地四处张望，只见汪德尔夫伯爵脸色灰白两唇紧闭；又看银行家史坦那脸涨得发紫，好像快要晕过去了；再看拉包尔特，像一个马贩子在欣赏一匹形体完美的母马。使他惊讶的是，莫法伯爵的脸色依然那么严肃，而坐在他旁边的一位侯爵的眼睛，像猫一样闪着磷光，滴溜溜地转。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，额上却冒汗了。

戏演到尾声了。所有的神在火神的召唤下，面对网里的那对情人，发出吃惊的“啊，啊”声。而一群由虹神率领的合唱队，请求众神之王不必再替他们作主了，他们认为，自从他们的女人好好地呆在家里后，反而逼得男人没法活了，所以，男人们情愿给女人们自由，自己也可以快活些。这就是这出戏的主题。

大幕徐徐落下。观众们欢呼着把幕又叫开，“娜娜，娜娜”的喊声疯狂地回响。剧场的灯渐渐熄灭了。浮式瑞和艾克多尔急忙离开座位，他们要看看人群走出剧场时的情景。在大厅里，从双路楼梯上